

思想論壇

《文化研究》第三十期（2020年春季）：83-91

回顧與前瞻：談故宮的定位*

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Position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許雅惠**

Ya-hwei HSU

1965年11月12日，臺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開館，為慶賀國父孫中山百年誕辰，掛上「中山博物院」的牌匾。不過這個故宮實際上是兩個博物館的聯合：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。成立於1925年的故宮博物院是從紫禁城的清宮轉化而來，成立於1933年的中央博物院則屬現代博物館，目標在展示現代學科的成果，包括田野考古與科學調查。兩者性格截然不同：一為陳列傳統帝制皇室文物，一為展示現代學術成果。至於開館時掛上的「中山博物院」牌匾，原意可能是為了將來「反攻大陸」後，故宮與中央兩院返歸舊址，外雙溪院廈以中山博物院之名繼續營運（索予明1986）。只是往後的時局發展離這個原始構想愈發遙遠，故宮不僅在臺灣生根，還於2015年在嘉義設立南部分院，以「繽紛亞洲，盡在南院」為定位，標誌新時代的來臨。本文回顧故宮博物院的歷史，分析在過去五十多年間，故宮如何因應時局變化，調整她在臺灣政治、社會中的角色，並思考故宮與南院未來可能的發展與定位。

投稿日期：2020年1月08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20年1月31日。

* 本文部分內容改寫自「歷史學柑仔店」部落格文章，原篇名〈誌故宮開館53週年〉，刊登於2018年11月12日。

** 許雅惠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。

聯絡方式：yahweihsu@ntu.edu.tw。

一、故宮的兩種性格

民國成立，溥儀退位後，仍在紫禁城中住了十多年，直到1924年溥儀搬出皇宮，故宮博物院才於次年正式成立。在此之前，僅在紫禁城一角的文華殿與武英殿設古物陳列所，對外展示清宮文物（宋兆霖 2009）。

衆所周知，故宮收藏來自清宮紫禁城，那麼清宮收藏來自何處？只要稍微一想就可明白，元、明、清三代均建都北京，皇宮都在今日的紫禁城。滿清軍隊打敗明軍，進入皇宮後，當然接收了明代宮廷文物；同樣地，明代宮廷很可能也接收了蒙元皇室收藏（雖然我們對明代宮廷收藏的認識不多）。蒙古人建立的元代呢？1234年滅金後，忽必烈便在金中都的東北方營建大都，成為明、清北京城的基礎。在金人故地建都，大概也接收了金代的宮廷收藏。而金帝收藏又從哪來？原來金人入汴京後，徹底掠奪北宋宮廷，不只宋室寶藏，連徽宗、欽宗兩位皇帝與大批皇族都被帶到東北。今日還能在故宮看到宋、金、元、明的皇帝收藏，即緣於此。

在傳統中國，皇室收藏隨著王朝而更迭，也被賦予王權的正統象徵（Ledderose 1978-79; 許雅惠2017/08/25）。進入民國時期，這個帝制時代的思想並未被完全拋棄。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，國民政府將紫禁城中的文物大規模南運，保護「國寶」免於落入外國之手。¹到了1949年國共內戰，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，蔣介石仍不忘在擁擠的軍艦中裝載故宮文物，顯然歷代皇帝寶藏所具有的正統象徵並未被遺忘。

來到臺灣後，為了管理方便，故宮博物院、中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三個單位成立聯合管理處（國立故宮博物院〈時間不詳〉）。1954年中央圖書館恢復建制，從聯管處分離出去；故宮與中央兩院則在1965年外雙溪館舍落成後，以「國立故宮博物院」為名，掛上「中山博物院」的牌匾，對外開放，並選在孫中山百年誕辰之日開幕，以茲紀念（索予明 1986）。

這個被「國立故宮博物院」招牌所掩蓋的中央博物院是什麼機構呢？

1 清末民初的「國寶」論述，見Wang（2010）。

她是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，於1933年在首都南京籌辦的全新機構，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負責規劃，1934年由「中國考古學之父」李濟擔任主任，具有弘大的藍圖。根據傅斯年的構想，中央博物院分自然、人文和工藝三館，涵蓋地質、植物、動物、人類、民族、考古、歷史等現代學科，宗旨在提倡科學研究，從事民衆教育。1936年成立理事會，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擔任理事長（杜正勝 2004）。

由其籌備人員可知，中央博物院從創建伊始，就與中央研究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——中央研究院作為國家最高研究單位，而中央博物院則是現代新學術的展示基地。可惜中央博物院還在草創階段，就遇上中日戰爭，因此藏品以清代的熱河、奉天兩行宮文物為主，加上一些購藏、撥交及接收之文物，沒能真正實踐展示現代學術的理想。直到今日，故宮內部的文物帳冊，仍把「故博」、「央博」兩單位分得一清二楚，毫不混淆。

明白了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的不同性格，就能了解1965年在雙溪開館的「故宮」並非北京紫禁城故宮的復館，而是融合了兩種不同性格，全新的一個博物館。只是在共產中國對外封閉的年代中，這個新誕生的博物館被賦予沉重的政治任務，「故宮博物院」的一面走向明亮的幕前，「中央博物院」的性格則長期被掩蓋於帷幕之後。

二、1965-1980：中華文化守護者

國民政府遷臺以後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，關起大門，如火如荼進行一連串政治運動，更在1966年發起文化大革命，揚棄傳統文化。海峽這邊的中華民國政府則一肩挑起中華文化捍衛者的角色，同年發起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」，故宮也負起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民族大任。

在中國對外封閉的那些年，臺灣成為中華文化的復興基地，歐美學者來到此地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化，利用故宮豐富典藏而開展的中國藝術研究也在臺灣紮根。許多學子在1970年代赴歐、美、日，學習現代的藝術史研究方法，回臺後在大學成立藝術史專業（賴毓芝訪談、呂昀真記錄

2015)。受惠於故宮典藏與當時的政治氛圍，再加上現代學科訓練，這些學者奠定了中國藝術史學的基礎，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，直到今日不少海外的中國藝術史研究者都還是來自臺灣（參本論壇施靜菲文）。

1978年底，中國推行改革開放，重新對國際社會打開門戶，並重拾傳統文化的價值。1980年，為慶祝中美建交，雙方合作推出「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」（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）展覽，在美國各大城市巡迴。中國方面精心挑選商周銅器、秦始皇兵馬俑等震驚世界的考古成果，向西方世界揭開她神祕的面紗。²面對此國際新局面，故宮開館以來的定位：中華文化守護者，開始受到嚴峻挑戰。

1991年，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周年，故宮大規模邀集不含中國的海、內外研究者，舉辦「中國藝術討論會」，會後出版論文集四大冊（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91）。稱其為世紀討論會實不為過，其規模之大，至今臺灣沒有一個藝術研討會能與之匹敵，論文總數超過70篇，包括書畫37篇，器物35篇。

更引人注目的是論文集前方的致辭名單，依次為：總統李登輝賀詞、國民黨榮譽主席蔣宋美齡開幕詞、召集人謝東閔致詞、行政院長郝伯村設宴講詞、院長秦孝儀工作報告。如此大規模的學者陣仗，加上冠蓋雲集的黨政要員，中國藝術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高規格對待。可以想見，當時必定被視為學術圈的一大盛事。今日看來，這場會議更像是1965年以來，故宮作為中華文化守護者之業績總盤點。那些自詡為文物的保護者以及曾經受惠於故宮典藏的研究者，齊聚一堂，舉杯向過去致敬。

隨著中國門戶開放，加上臺灣內部廢除戒嚴，本土意識崛起，故宮作為中華文化守護者的角色必然成為過去，該如何面對這個時代新局？

三、故宮南院：繽紛亞洲，盡在南院

2000年總統大選，首次政黨輪替，之後政黨輪替成為常態，隸屬行政

2 北京故宮的國際展覽整理，見Naquin（2004）。

院管轄的故宮院長，也隨著政黨交替而更迭。之後的歷任院長均具備學術或文化長才，故宮逐漸褪去原有的黨國色彩，強化其現代博物館的職能。新一代的博物館人員均受過專業的學科訓練，從藝術、考古、歷史、文物保存到博物館學。故宮內部實質上已轉型成為專業的現代博物館，只是因為故宮院長屬內閣一員，政治力經常強勢介入，以致有時讓人誤以為故宮還是過去那個中華文化保衛者，大中華文化的代表。

故宮這十多年策畫的展覽（不含政治交辦及應酬性展覽），嘗試跳脫傳統民族主義大中華文化的敘事框架，轉而從更寬廣的文明形成、文化互動的角度來詮釋。從這點來說，故宮逐漸擺脫其故宮博物院的傳統角色，中央博物院的現代學術性格走向幕前。南部分院的定位——亞洲博物館——反映這股時代新潮流。從2004年規劃，到2015年對外開放，中間幾經波折（一度要變成花卉博物館），也經歷二次總統大選政黨輪替，不過故宮南院最終仍維持放眼亞洲的格局（施靜菲2018/09/13）。

這十多年之間，亞洲博物館的定位，不僅呼應全球史的研究浪潮，也在臺灣培育出研究日本茶道、韓國陶瓷、亞洲織品、伊斯蘭玉器的專家，讓臺灣的藝術史研究跨出臺灣與中國，將觸角伸展到亞洲其他文化。視野擴展了，展覽的格局才能有所不同。以南部分院的伊斯蘭玉器為例，過去在外雙溪本館陳列中，永遠只能從屬於清代宮廷的敘事之下。到了嘉義，馬上令人眼睛一亮，原來在中國以外，也有那樣精於琢玉的文化，並且影響清宮玉工。最近甚至有研究者指出，中亞（也就是古代稱為西域的地區）在千年之前可能便存在琢玉傳統，修正了過去老把玉文化與古代中國畫上等號的文化偏見（鄧淑蘋2016）。

南部分院的亞洲陳列，讓國人不用出國門便能欣賞來自各地的藝術品。除了院藏文物，也自海外各大博物館借展，如：「日本美術之最」、「高麗青瓷」、「揚帆萬里：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」、「交融之美：神戶市立博物館精品展」，都是高品質的展覽，而且扣緊亞洲文化交流這個主題。未來若能朝此方向持續耕耘，並將範圍擴展到東南亞與南亞，相信再過十幾二十年，臺灣也將有東南亞或南亞藝術的專家，有能力向觀眾展示更為多元的亞洲文化。

四、全球史中的臺灣

今年年初剛下檔的「蔡牽與王得祿」展，是故宮南院成功與嘉義接地氣的一檔特展，展現吳密察院長「友善化」的想法（編輯部採訪、胡璽文整理2019）。展覽述說清中葉活躍於臺灣西南沿海的海盜蔡牽，以及與之周旋的朝廷命官王得祿之事蹟。陳列櫃平面陳列著肅清海賊的清宮文書檔案，立面則懸掛著帶有王得祿題名的廟宇牌匾，展現朝廷命官的在地角色，兩者相互輝映。宮廷與地方，在這個特展中成功結合。

「蔡牽與王得祿」特展雖然接地氣，但也凸顯出一個問題：臺灣雖有眾多講述本地歷史的博物館，但缺乏一個以弘大視角來認識臺灣的博物館，特別是臺灣在海洋時代的興起與發展。自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，政權的來去與各人群的互動，直接形塑了今日的臺灣。西元2000年之後，成立了不少臺灣歷史的博物館，包括：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（2002年）、國立臺灣文學館（2003年）、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（2011年），加上奠基於日治時期的國立臺灣博物館，數量不算少，但各有偏重。若能適度整合各館的文書檔案與田野調查、考古發掘所得，匯集不同類型材料，統合陳列，將有助於以大歷史的視野，將臺灣放到亞洲、甚至於全球的大脈絡中來理解，更為全面而有機地認識臺灣這塊土地的過去與文化。

辦一檔好展覽的前提是必須有好藏品，除了向北院調撥展件，如何充實典藏，一直是故宮南院棘手的問題。二十一世紀的今日，在藝術市場上購藏文物不但要有龐大資金，還有道德問題，不太可能作為主要管道。世界各大博物館經常與考古文化單位有密切合作，有些甚至將考古人員納入編制，方能持續豐富典藏，提升研究。過去故宮作為帝制時代皇家收藏的展示窗口，這方面的需求不高。南院成立後，若想擴充展品、與在地有更深的連結，恐怕也必須進行跨學科整合，考慮將田野、考古人才納入編制，抑或與考古機構建立密切的長期合作。

故宮博物院的另一塊招牌——中央博物院，原始的構想便是將文物的收集、研究、陳列等上、下游整合。由研究機構的田野、考古人員進行材

料收集與整理，之後將物件轉給中央博物院陳列。如今，無論名稱是否仍為「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」，是時間考慮重拾「中央博物院」精神的時候了！

五、餘論

最後，談談不時就會浮上檯面的故宮「去政治化」問題。首先要知道故宮在政府組織中的位置特殊：臺灣大多數博物館都歸文化部管轄，只有故宮直屬行政院，院長等級與部會首長相當，屬內閣一員，與閣揆同進退。此特殊地位讓故宮有較為充足的人員與經費，能夠長期維持世界一流博物館的水準，也為國家負起文化外交的政治任務。但也由於此特殊地位，經常引發政治凌駕專業的批評。無需諱言，近年爭議的焦點集中在「去中國化」或「臺灣化」，問題的根源還是在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與統獨歧見，而這問題不可能有快速的解決方式。只要故宮院長是內閣一員，只要臺灣社會的認同分歧存在，要求故宮「去政治化」的聲音便不可能消失。從學術專業的角度，我們期待故宮持續利用她在體制上的特殊優勢，超越臺灣與中國二元對立，朝著多元與開放的方向發展，同時也為臺灣培養出新一代的文化藝術人才。

引用書目

一、中文書目

杜正勝（Tu, Cheng-Sheng）。2004。〈藝術、政治與博物館〉“Yishu, zhengzhi yu bowuguan” [Art, Politics, and the Museum]，收錄於氏著《藝術殿堂內外》*Yishu diantang neiwai* [In and Out the Art Museum]，頁3-20。臺北（Taipei）：三民書局（Sanmin shuju）。

宋兆霖（Song, Chao-Lin）。2009。《中國宮廷博物館之權輿：古物陳列所》*Zhongguo gongting bowuguan zhi quanyu: Guwu chenliesuo* [The Forerunner of the Imperial Museum in China: Gallery of Antiquities]。臺北（Taipei）：國

立故宮博物院 (National Palace Museum)。

施靜菲 (Shih, Ching-Fei)。2018/09/13。〈什麼樣的故宮南院，可以定位台灣在亞洲、國際藝術文化中的角色？〉“Shemeyang de Gugong nanyuan, keyi dingwei Taiwan zai Yazhou, guoji yishu wenhuazhong de jiaose” [How to Position the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Asian Art and Culture?], 《端傳媒》 *Duanchuanmei* [Initium Media]。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80911-opinion-tainan-palace-museum/> on Nov 07, 2018.

索予明 (Suo, Yu-Ming)。1986。〈總統蔣公與故宮博物院〉“Zongtong Jianggong yu Gugong bowuyuan” [President Chiang an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], 《故宮文物月刊》 *Gugong xueshu jikan* [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] 43: 16-21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 (National Palace Museum) 編。1991。《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》 *Zhonghua minguo jianguo bashinian Zhongguo yishu wenwu taolunhui lunwenji* [Symposium on Chinese Art and Antiquiti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Eigh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]。臺北 (Taipei)：國立故宮博物院 (National Palace Museum)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 (National Palace Museum)。〈時間不詳〉(n.d.)。〈歷史沿革〉“Lishi yange” [History], 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www.npm.gov.tw/Article.aspx?sNo=03001502> on Jan 21, 2020.

許雅惠 (Hsu, Ya-Hwei)。2017/08/25。〈說鼎〉“Shuo ding” [On the Tripod-Cauldron], 《歷史學柑仔店》 *Lishixue ganzaidian* [Gam-a-tiam Forum of History]。Retrieved from: <https://kam-a-tiam.typepad.com/blog/2017/08/說鼎一個跨越時空的文化符碼.html> on Nov 07, 2018.

鄧淑蘋 (Teng, Shu-Pin)。2016。〈探索歷史上的中亞玉作〉“Tansuo lishishang de Zhongya yuzuo” [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Jade Carving in Central Asia], 《故宮學術季刊》 *Gugong xueshu jikan* [National Palace Museum Quarterly] 33(3): 1-78。

編輯部 (Editorial Board) 採訪、胡櫨文 (Hu, Lu-Wen) 整理。2019。〈友善故宮·務實改革——吳密察院長專訪〉“Youshan Gugong, wushi gaige: Wu Mi-Cha yuanzhang zhuanfang” [Friendly Museum and Practical Reform: Interview with Director Wu Mi-Cha], 《故宮文物月刊》 *Gugong wenwu yuekan* [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] 437: 4-14。

賴毓芝 (Lai, Yu-Chih) 訪談、呂昀真 (Lu, Yun-Chen) 記錄。2015。〈專訪陳葆真教授〉“Zhuanfang Chen Po-chen jiaoshou” [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Po-chen], 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」網站 *Zhongyangyanjiuyuan mingqingyanjiu tuidong weiyuanhui wangzhan* [Website: The Committee for

Promotion of Ming-Qing Studies, Academia Sinica]。Retrieved from: https://mingching.sinica.edu.tw/Academic_Detail/375 on Nov 07, 2018.

二、外文書目

- Wang, Cheng-Hua. 2010. "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, Circa 1905-25: National Humiliation, Heritage Preservation, and Exhibition Culture," in *Reinventing the Past: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*, edited by Wu Hung, pp. 320-341. Chicago: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, Chicago University.
- Ledderose, Lothar. 1978-79. "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in China," *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* 43: 33-46.
- Naquin, Susan. 2004. "The Forbidden City Goes Abroad: Qing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Exhibi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, 1974-2004," *T'oung Pao* 90(4-5): 341-397.